南華眞經卷第三

內篇大宗師第六

註富其所宗而師者也無心也

口義曰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

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註曰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寘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註曰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註曰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人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目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未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註曰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註曰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註曰有待則無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註曰我非有崖天也必欲盛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註曰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

口義曰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

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所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註曰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不雄成註曰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謀士註曰縱心直前而羣自合非謀謀以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註曰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註若曰言天知之登至於道者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畏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口義曰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謀謀也無心

而爲之故曰不謩事過而不悔過失也猶今曰嗟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曰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註曰無意想也其覺無憂註曰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甘註曰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註曰乃在根本中來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註曰氣不平暢

音義 喘悸之息以喉爲節言情欲奔竟所致嗌音益又音厄咽喉也哇獲媧反又胡卦反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一云哇嘔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註曰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口義曰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鬬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瘡是也其息深深眞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体於身者見之

哇吐也噫咽也內無眞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是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註曰與化爲體其出不訴其入不距註曰泰然而任之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註曰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音義翛音蕭自然也無心而自尒之謂又云往來不難之貌一本作儵音叔疾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註曰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之註曰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註曰復之不至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註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口義曰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翛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

故知生死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註曰所居而安爲志其容寂註曰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註曰頯太朴之貌音義頯去軌反又苦對反質朴無飾也一本作五罪反大朴貌凄然似秋註曰殺物非爲威也煖然似春註曰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註曰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故寄名於喜怒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宜故莫知其極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註曰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

口義曰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頯大也顙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頯然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註曰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口義曰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鑿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註曰大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註曰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註曰時之者未忘時而自合之賢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註曰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行名失己非士也註曰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註曰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註曰斯皆古賢人也務光皇帝時人胥餘箕子名也一云胥餘名紀他申徒狄殷賢人負石自沉於河

音義 狐不偕舍己殉人彼傷我也

口義曰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眞人之

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眞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賓失已也故曰非士眞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

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註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註曰淨虛無餘始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註曰常游於獨而非固守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註曰至人無喜禓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註曰動靜行止然和適故似喜也音義邴音丙喜貌一云明貌崔乎其不得已乎註曰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音義崔千罪反又旦雷反動貌一云速貌滀乎進我色也註曰不以物傷已也音義

勃六反色憤起貌一云富有德充也又聚也與乎止我德也註曰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註曰世同行故若無厲與厲一本作廣也苞羅者廣也

音義 謷五羔反又五志反遠貌一云高邁於俗也連乎其似好閉也註曰緜邈深遠莫見其門

音義 連緜長貌一云遽連也音輦

悗乎忘其言也註曰機自發故悗然也

音義 悗亡本反或作免無匹貌一云廢忘也又婉順也

以刑爲體註曰刑者治之體非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爲時註曰知自時之我以禮爲翼註曰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爲時註曰知自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爲循註曰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註曰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註曰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註曰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寔爲我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註曰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身臭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註曰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當間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眞之爲勤行音也

口義曰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澒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憮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

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
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失也
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性應物有不
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滔聚也充悅之
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
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
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
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謦乎大之意也
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
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

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
下之貌体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此則曰以刑寫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
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
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
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
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
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
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註曰常無心而順
便故好與不好所

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註曰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
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拘其一與天爲徒註曰無有而不
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註曰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
勝也是之謂眞人註曰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排天人不相勝故曠然
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口義曰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
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
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其不一也一人能
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
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
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
可也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
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
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
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註曰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
死生者命之極非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註曰夫眞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
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註曰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

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尒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註曰夫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有吾命而已哉

口義曰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眞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眞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註曰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註曰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註曰夫形生老死皆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註曰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死亦善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

口義曰相呴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体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鬬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註曰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系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註曰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趍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註曰不知與化爲体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

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註曰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体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註曰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看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爲樂可勝計邪註曰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故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註曰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註曰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体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註曰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爲体故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口義曰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眞實處常如此故曰常

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註曰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註曰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註曰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註曰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註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註曰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口義曰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

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
無形無方体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
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
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
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
而大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
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
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
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天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之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註曰道無
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
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
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
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
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
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

眞生也

音義 狶韋氏上古帝王名挈苦結反要也成也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言取元氣之本也維斗北斗所以爲天下綱維終古久也咸差也一本作代坏音扶眉反又孚坏反一作邳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崐崙山名馮夷華陰潼鄉人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是爲河伯大川河也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玄宮北方宮也禹音虞又語龍反禹強北海神也人面鳥身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小廣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壽七百歲傳說殷相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箕角爲星宿一本此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遐此言神之無能名老也凡二十二字

口義曰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狶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崐崙有崐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大清眞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今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註曰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音義 葵當作綦綦聲之

誤也偽音禹一云是婦人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註曰外猶遺也

音義 惡惡並音烏卜梁姓倚名

己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註曰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己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註曰都遺也己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註曰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註曰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註曰與俱往與獨俱往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註曰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註曰任其自將故無不迎無不迎也註曰任其自迎故無不逆無不毀也註曰任其自毀故無不毀無不成也註曰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有攖寧註曰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音義 攖音縈有所繫著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註曰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註曰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音義 副墨可以副貳玄墨

也此二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洛誦誦通也苞絡無所不通也贍明神明洞徹也聶許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需役需待也役亭毒也於音烏謳煦也欲化之皃一云謳歌謠也玄冥

玄冥聞之參寥註曰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強名曰玄視之冥然所名無而非無也

參寥聞之疑始註曰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音義參七南反高也寥力彫反高邈寥曠不可名也

疑始疑始無是始則始是始也

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非無名也

口義曰子綦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脩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

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攖者拂也雖攖攖汩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攖攖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此名也○九萬閒字

眞是奇絶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囁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註曰沴陵亂也義音子祀年五十四而病傴僂尻苦羔反拘拘体拘攣也音駒句俱樹又古侯反句贅項椎也其形

似質指天言其上向也沴音麗又奴結反陵亂也一本作洗滿也其心閒而無事註曰不以爲患跰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註曰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差也與物嗟耳音義跰步田反躠悉田反病不能行也予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註曰浸漸也夫體化念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且夫得者時也註曰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註曰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註曰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註曰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口義曰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跰躠扶曳而行之

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憂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則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

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註曰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註曰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也

音義 鼠肝委棄土壤而已取微蔑至賤臂一作腸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惡乎知之哉吾又惡乎知死之不善邪吾庸詎知死者不悔生乎吾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初生乎

註曰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則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語死耳在生故以死爲

彼音義悍一本作捍持抵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註曰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註曰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我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然而有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註曰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天地可也成然寐蘧然覺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音義成然縣解之貌一本作成一本作戌音恤又作俄蘧然勾形之貌蘧音渠又其虞反一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言無係則津液通也口義曰曾子之易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虫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

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眞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註曰夫體天地冥造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肱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註曰無所不任音義撓兩小反又許堯反挑徒了反又徒堯反撓挑猶宛轉也一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註曰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註曰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註曰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註曰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存乎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義曰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踊躍之意無極無止

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眞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貍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絶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體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曰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

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矣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註曰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註曰皆冥之故無二彼以生爲附贅縣疣註曰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註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註曰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註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註曰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註曰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註曰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音義 芒然無係之皃塵垢一本作塵垢均云塵垢同齊人以風塵爲逢垢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註曰其所以觀視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音義 憒古內反亂也觀古亂反示也

口義曰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

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体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憒然自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徙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註曰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一所依而不見其依也夫所以所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註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註曰雖爲世所桎梏但與汝共之耳明已自在外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註曰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註曰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音義 造七報反詣也下同池一本作

地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註曰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註曰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音義畸居宜反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禮教也一云奇異也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註曰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小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註曰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口義曰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小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盖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註曰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音義孟孫才三桓後才其名也才或作牛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註曰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唯簡之不得註曰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註曰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註曰所而安付之自化也若化為物註曰不違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註曰死生宛轉與化為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不知而豫憂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註曰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有就而與化俱往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註曰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口義曰盖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听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註曰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旦宅而無情死註曰以形骸之變爲有嬰兒之形音義駭一本作孩云旦宅之日新耳旦宅並如字旦暮改易宅是其情不以爲死音義旦神居也一本作怛怛忧也丹末反下陟嫁反云驚惋之皃又作靼宅靼怛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註曰夫常覺者無往而有迷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音義乃一本作惡

口義曰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止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兩字良可

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註曰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註曰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自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口義曰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註曰言無往而不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註曰夢之時自以為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也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註曰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音義 造七報反獻笑獻善也一云章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註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予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一本作造適不及笑獻芥不及雖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於寥天一

音義 寥一本作漻力彫反天一

口義曰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

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有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註曰資者給濟之謂音義意而子賢士也資給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註曰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音義軹之是反軹辭也一云是也黥其京反劓魚器反言毀道德以爲仁義不似黥乎破玄同以爲是非不似劓乎遙蕩繼散也恣七咨反又如字睢許維反又許鼻反恣睢自得皃復扶又反下

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註曰不敢復步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音義藩甫煩反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註曰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音義與音豫下同觀古亂反無莊據梁皆人名無莊無莊飾也據梁強梁也鑪音盧捶本又作錘之睡反又之藥反錘鴟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一云盧謂之瓮捶當作甄盧甄之間言小處也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註曰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一註曰皆自然耳亦無愛爲於其閒也安所寄其仁義音義噫音醫歎聲也爲于僞反註同鑿子芍反碎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註曰日新也音義長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註曰自然也故非巧也此所遊已註曰遊於不爲而師無於師也

口義曰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

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歟也

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篇名大宗師字鑿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

之間如百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註曰以損之爲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註曰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註曰禮者形体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音義它日一本作異日下亦然復扶又反下同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註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音義蹙子六反變色貌墜許規反又待果反知音智坐忘云端坐而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註曰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註曰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口義曰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

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枝体黜聰明離形墮肢体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爲一也與道爲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註曰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目亦非相爲而後往也音義霖雨本又作淋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爲霖食音嗣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註曰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音義任音壬趨七住反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毋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註曰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口義曰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絶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趍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趍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絶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註曰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音義

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爲牛馬應爲帝王者也

口義曰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註曰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

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宗及也

音義

齧五結反缺丘悅反倪五兮反四問而四不知事在齊物論中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一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泰氏上古帝王也一云大庭氏又云無名之君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註曰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音義

藏仁懷仁心以結人本作臧善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以己爲牛註曰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音義

徐徐一本作祛祛覺古孝反于于無所知貌一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

其知情信註曰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註曰任其自得故德爲

而未始入於非人註曰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口義曰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而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

天而即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自得也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眞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官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註曰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眞姓名賢者也一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出經絕句出行也經常也一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一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欺妄也一云度人之度音渡

音義 日中始人

林氏音義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註曰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洛反涉海必陷波鑿河無成也蚊音文亦作蟁

音義 鑿在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註曰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註曰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註曰不爲其所不能確苦學反堅貌一本作槖音託且鳥高飛以避繒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註曰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

音義 繒則能反罔也害一本作菑鼷

音義

音兮而曾二蟲之無知註曰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口義曰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爲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蚊虫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烏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烏鼠也神丘猶曰神臯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註曰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

音義 天根人姓名也遊於殷陽殷山

名陽山之陽一云殷陽地名又云殷衆也言向南遊也或作殷湯蓼音了水名也不須嫌不漸須太倉卒也一作豫悅也予方將與造物者人爲註曰任人之自爲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註曰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駞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音義莽莫蕩反一本作猛眇妙小反莽眇輕虛之狀也壙苦廣反埌力黨反壙埌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註曰任其性而無所節焉則淡矣合氣於漠註曰漠然靜順於性而止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註曰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全也

口義曰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以爲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皆言大虛凡極之地也何帀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蠢字崔氏作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

也形之地也氣憑猶性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飯前言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眞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已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註曰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

音義 陽子居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嚮許亮反疾強梁所在疾強梁之人也一云敏疾如嚮也又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貌物徹疏明物事也徹通也事能通而開明也一云無物不達無物不明勤其眷反胥疏也又相也易音亦又以豉反相輕易也技其綺反藝也係一本作繫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猵狙之便執蘖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註曰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音義 來田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也更毗肩反又扶面反蘖音來又音狸藉編也由捷見結縛也云繫也

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註曰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音義 蹙六反改容之貌治直吏反下后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註曰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註曰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無方而遊於無有者也註曰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口義曰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一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糜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猨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

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史明王矣此貶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有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予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福禍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註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註曰謂咸季之至又過於夫子音義心醉迷惑於其道也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

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註曰言列子既其文之未懷道也音義既盡也衆雌而無雄而焉言汝受訓未熟故未

成若漿雌無雄則無卵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註曰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无其一方以必行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口義曰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元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

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註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居而外心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足為物生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太意也

音義 嘻音熙又許意反數所主反鄉許亮反本作嚮亦作向同地文與土同也文猶理也

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註曰德機不發曰杜杜德機塞吾德之機

口義曰濕灰者言其生氣將尽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弗活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註曰權機也今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音義瘳丑留反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註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凡之地文不猶卵乎此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註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註曰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註曰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口義曰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卧自然之壤猶今脩養家以舌

閒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註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閒也音義齊側皆反本又作齊下同復扶又反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註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口義曰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靖不齊者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註曰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無爲也音義鯢五兮反鯢桓二魚石也一本作鯢拒云魚所處之方穴也審處也一云審當爲蟠聚也一本作番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淮南子云有九旋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

口義曰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爲一觀止水信乎爲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請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註曰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音義滅不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註曰無心而隨物化音義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至順之皃不知其誰何註曰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註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音義茅音頹靡靡不窮之貌一云猶遜伏也波流一本作波隨云常隨徒之

口義曰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

是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音義爲于偽反食音嗣下同於事無與親註曰唯所遇耳雕琢復朴註曰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註曰外飾去也紛而封哉註曰雖動而具不散也音義紛亂皃封一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一以是終註曰使物各自終口義曰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閒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体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無爲名尸注曰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註曰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註曰付物使各自任無爲知主註曰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音義知音智體盡無窮註曰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而遊無朕註曰

任物故無迹

音義 朕直忍反兆也

盡其所受乎天註曰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註曰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註曰不虛則不能任群實至人之用心若鏡註曰鑒物而無情不將不逆應而不藏註曰來即應去則止故能勝物而不傷註曰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

口義曰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謀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

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而以於物皆無兩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忽與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註曰

音義 儵音叔喻有象也忽喻無形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渾沌無孔竅也又云清濁爲者敗之

未分也此喻自然一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七日而渾沌死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

口義曰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如此形容墮枝體黜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爲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

詭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二篇分爲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閒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爲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閒故以人閒世繼之遊於世閒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閒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閒世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

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向侍　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　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　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便如何添得　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巳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夜半方歸後兩日伯巳丘丈與希逸言之

陳樂民 陳東輝藏